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二十三

宋　宋祁　撰

七言絶句

紫宸賜宴

戴斗通歡瑞節來新年共上萬年杯宮花雜珥天心悦併覺春從殿裏回

扈從至奉先寺回

寳刹虹幡㪅曙霞中天凝蹕轉雲車不妨歸路王城遠滿袖飛花雜雨花

和御製皇太后恭謝太廟

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祏奉齋牷欲知太姒嗣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案此詩為仁宗所嘉賞事見揮麈録）

宣室

宣室崔嵬冠未央殿帷深掩上書囊賈生始得虚前席董偃尋聞獻壽觴

聞新榜恩除異等輒成自詠

蘭署曾叨異等名當年不與賦天庭塵容此際支離極

慙見唐家千佛經

詔復制科有謂予應詔者

漢幄思賢尺詔飛不材充賦諒非宜就令能奏三千牘

未免長安欲死飢

試秩秘書

綠底封書啇露光試名仙局靄芸香固慙衛國乘軒寵

猶勝唐家脫腕郎

行香

朱華通奏見晨暉内寺傳薰得早歸私舍不應勞薄澣
天花仍在淨名衣

余將北征先送同觧

動地箕風白草乾旗亭歌闋據征鞍三冬大雪梁臺路
不敢逢君唱苦寒

和晏太尉西園晩春

北平心計畫紅芽五日雕鞍暮到家林下覔春春已晚
綠楊林暗不通鷗

風蘤幡幡續去條一朝歡盡負霞朝人間賦筆如公少
借問離愁著底澆

渦曲攀花泥酒巵（來詩有懷渦曲此亦及之）西園春去一凝思謝公
今繫蒼生望無復東山攜妓時

和承旨學士喜資政侍郎休退五絶

南闕騰章歸老初安輪四馬照中都不知誰在東門外

解道賢哉此丈夫

聲名自昔拘如鎖富貴由來薄似雲今日冥鴻到天外世間矰繳漫紛紛

倦聽當關報曙光深藏象笏解荷囊身閒不傍功名路方外方知日月長

高挂塵冠静拂衣安貧知退似君稀門前便是東山路誰肯功成名遂歸

翰墨班中推舊老功名罷後得高眠欽風最有鼇山長

枝癢思歸不待年

和晏太尉三月初五日

東南郊日上圖紅浩蕩天區望始窮獨愛暖雲如擘絮紛紛無事映晴空

和晏太尉三月十三日錫慶院二首

紺宇傳香鷺序回南趨別館宴庭開正因恩厚心先醉不待君王常滿杯

酒中優場下調喧漢震鼓與下調笛合奏如今鼓吹笛來詩有之故及此連天震

鼓舞行翻看終白雪青山技不覺斜光上縹垣

和三司晏尚書秋詠

霜繁天白鴈行單灌莽梢梢矗早寒正是河山搖落處莫輕離思欲憑欄尚書詩有莫憑高樓伸遠目之句

溪澗水淨蓮莖倒林杪風乾栗罅開迴眺獨吟俄夕景畢逋鵶尾過牆來

和三司尚書宣德門侍觀燈

觚稜南抱綵山連樓下沈香百炬然此夜有人之帝所

默戡餘韻記鈞天

都街見緣橦伎感而成詠二闋

迴望場中百尺竿趫材飛捷過跳丸垂堂亦有千金子
不敢中衢徙倚看

孑孑危橦突倒投賢材驕壓漢場優如何日到危身地
只丐傍人一笑休

答客

十年通籍向蒼龍孤直何緣免諱窮欲識深心似魚鳥

不將山海換池籠

承明年老厭文書尺奏朝通暮剖符數領近藩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揶揄羅含為鬼揶揄曰只見送人為郡不見人送爾作郡

直舍飲餞楊子奇

杯霞三釂容顏酡明日離䰟伴玉珂我為有人輕狗曲同居不敢唱驪歌

與獻臣希深伯中源叔景純會飲城東小園

共到東園把酒巵邀歡只畏酒行遲尚書有對何能顧

況是尚書無對期
林間曉日靜暉暉判共山公倒接䍦不信佳人唱花落
試尋欄畔有空枝
和參政丁侍郎洛下新植小園寄留臺張郎中二
首
名園新景極幽尋廊廟功名江海心廣作巖扉容駟馬
他年此路待飛金
水竹郊園占洛畿私書素友約忘機公今已為蒼生出

雖有雲山那得歸

答燕侍郎謝與端明李學士見過之什

方外仙鄉岸幅巾三竿紅日照霜晨當關不用驚騶唱共是楊家載酒人

小雨

雨脚銜山夕照和簟間涼氣晚來多濛濛未擬昏城樹颯颯先能鬧沼荷

次韻宮師相公南游還舊山及闕下二首

丙御蕭蕭上翠微故林泉石共光輝曉猿夜鶴知無怨
得見山中宰相歸
武當晏席揮金罷鄭圃聯章驛霧成莫獨名山藏秘本
別須留副在華京

湖上

雪後雲歸露晚暾凍舟猶自滯溪門潛魚不上湖光靜
漠漠寒沙印鴈痕

湖上見擔稻者

壓塍霜稻報豐年鐮響枷鳴野日天輔郡不知為水耨楚農新教命家田許人不善種稻張鄧公鎮許召襄漢佃戶教種公田

立春

春曉璽旂畫尾斜漢宮青幘待晨霞宮中綵樹紛無筭不待東風已作花

憶興唐公游西湖

紅鮮髙下照横溪勃窣含情欲上隄手攬緗莖那忍折戲魚長在葉東西

荷花深處放舟行棹觸荷珠碎又成莫道使君迷醉曲分明認得採蓮聲時席上唱漁家傲予省是臨川公荷花曲又古樂府有採蓮曲使君迷

西湖席上呈張學士

野菊斑斑岸蓼紅使旗同駐賞秋風斜陽更助憑欄勝高下樓臺波影中

湖上

蕭蕭露白蒹葭老索索風乾楊栁疎坐見漁舟歸浦盡小篷明滅上燈初

湖上烟光九月天于今墟落古西偏風波罷後汀洲靜兩兩䳺鷺曝翅眠

嵩䰟凌秋爽氣來川原高下一屏開溪雲盡日無還意正自天邊作雨回

和晏尚書出城口占四首

沆莽圜紅上曉原露英風葉隔塵喧天邊一寄冥鴻意越乙荆䳺判自翻

槲粟婆娑晝影圓披襟凝眺此翛然鸜留便作林間伴

正是鞵黃椹紫天古諺有黃鸝留著一麥椹熟

千里羈陳一眺分古愁今恨枉相聞早須跋馬收清思

莫看沈西日暮雲

終年羈束厭華紳暫到林墟似出塵盡是機心可忘處

爭教魚鳥不留人

題提舉公會亭

一暈軒翼四簷通草樹依然接舊宮苑外自飄新歲雪

臺邊誰識故王風

郡將夜醮分眂齋酎

殊庭夜醮肅真儀奏罷雲章月已低自笑談賓真俗骨

不齋猶得醉如泥

郡將病免檄委郡事

郡將將書臥閤頻假提千騎出班春校中寧免時髦誚

欲作宣明面向人

州將和丁内翰寄題延州龍圖新開柳湖五闋

湖中新水照春輝綠徧垂楊千萬枝此地得非名細柳

暖烟偏照亞夫旗
閒駐春旗玩碧潯波光杳杳樹陰陰便將塞下風沙意
回作江南烟水心
浚湖栽栁重城下弄水攀條三歳中誰見使君欹帽處
鴨頭波上雪花風
弱栁毿毿湖上天天青湖碧此留連東方千騎浮雲駿
折得春枝便作鞭
昔人楊栁詠依依曾與征夫說戍期看盡春條君莫歎

湖邊雨雪是歸時

三年

三年宦牒託東侯旌蕩危心斛貯愁一命鴻毛徒許國單身螢火若驚秋

鄭郡移書覆獄

堀堁征塵倣客裾曉盤貪飯瞢人蔬多年養病先黄老眞辨司空城旦書

漢南使君數以公醪見問

江上春陰柳萬條離人無處不無憀阮生塊壘胸中極故待兵厨著酒澆

重陽前二日喜雨答泗洲郭從事

晚秋嘉樹潤焦原楚老相歡萬井喧須信甘膏皆帝力使君虚憑黑熊軒予下車六旬而蒙甘雨非百里隨軒之應明矣

雨洗淮天旱始摧正堪憑遠上高臺萸津菊潤齋醅熟共助重陽辟惡杯

相國寺祈雨馬上口占

青鴛刹下天香集丞相車前佛月低知有風人無限思

火城催向五門西

黄羅襬

宋明帝病甚詔褚彦回到曰召卿欲使著黄羅襬耳黄羅襬乳母服也謂令輔導幼主後與袁粲同受顧命云

袁褚聲華約畧同到頭忠佞兩成功先皇謾賜黄羅襬

不識明眸有貫虹

李樹

曾見繁英出縹牆更將朱實奉華堂蹊桃得地偏相映莫損清陰欲代僵

二月一日次利州見桃李盛開

蜀天寒破讓芳晨雪鷁霞跗次第新斛把清香輿行路教人長憶故園春

祗答晏尚書懷寄之什

赤白邊書費坐籌尚餘清暇寄冥搜知公擿句多情意
虛憶盧諶唱和流

寄君貺王學士

雞檄防邊未得休久停歡酌為前籌良辰併賞何憂晚他日三公尚黑頭

齊雲亭

憑高徙倚不成下把酒直送斜陽曛遮回西北望鄉眼遶箇亭亭車蓋雲

歸雲片片鳥行沒晚日寸寸城陰生林下本無蘇合彈棲烏何事向人驚

中屏燕侍郎烟嵐晚景

潛峯危木掃天春青到屏端憶故人一丈輕綃千里思為君今日拂流塵

桃

春香揺曳夏陰繁蹊曲愔愔静可攀不是仙園三食罷何縁靈核到人間

絳蘂迎春五出齊閑時未識早鶯啼不應盡占游人賞留取餘芳付李蹊

為就東君得早紅年年開趁落梅風凌寒拂曉相看意
爭合尊中放酒空

荒齋晝坐為鳴鳶所聒

啚鈔寒鴟六翮輕蕭條墟落恣飛鳴屠鄰腐肉知無限
少作揚州餓鵲聲

海棠

萬葉霞乾照曙空向來心賞已多同未如此日家園樂
數徧繁枝裛裛紅

行藥

日烘霞底未成昏拊物驚年併慘魂李樹已僵生意苦秋蟲何忍食桃根

落花

前溪夜雨錦裝紅墜蕊殘英繞暗叢已與吹開復吹謝無情畢竟是春風

蟬

曉腹清呼飽露津本求仙蛻遠囂塵貂溫范蜜非吾族

枉共花冠託此身

荅梵才見賀叅承旨之作

玉署重來訪舊游蟠桃熟徧碧城秋不知身是真仙未

上到鼇山最上頭

春日溪上

溪上和風吹薄雲溪邊花木亦欣欣州人未散煩攜酒

行樂先須讓使君

春日溪上示南正四首

春雲拂拂柳揺揺盡日相望似見招此意只應人未會
自持杯酒上溪橋
少華山頭雪未消東風先已入花梢今朝嬾到溪邊看
林下流鶯似見嘲
莫言雨後長蓬蒿恍惚溪邊見小桃待得數朝閑爛漫
更須防避晚風號
繞溪臺榭據丘陵試對春風日日登蘋藻見魚無舊恨
主人今是柳吴興

尋春溪上

溪上尋春春已來小桃初似剪刀裁今朝判與諸人醉暫見芳菲眼亦開

挾彈林下

挾柘行吟涉㢠園鵲林鷩繞果林寒幕中病客殊真俠虛費游童逐彈丸

甲申歲首

故歲時光漏中去新正甲子卷頭開迎新送故秖如此

且盡燈前藍尾杯

四日汎舟馬家園

淺蒲垂蔓兩厓深閙刺烟篙到碧潯會待乘春留禊帖

茂林脩竹似山陰

觀鄭人賣餅大售

初日闗門照上旌芬肴無算客庖盈本源漸大囊錢足

不復還家唱渭城 昔有窮人常歌渭城樂後本源既大心計轉麤不復唱渭城矣

曹景宗

快馬如龍度埒塵射麞放飲籍汀蘋鼻頭出火風生耳寧願揚州作貴人

秋夕不寐

風褭危檣浪拍船三更殘月下空弦離鴻過盡啼烏困猶自愁人不得眠

八月望夜不見月有感

素波涼暈淡層城怊悵三年此夜情在淮南三年逢中秋俱不見月獨捲疎帷成默坐暗蟲相應作秋聲

九旻含爽助清輝萬里重陰誤賞期正恨浮雲無意緒世間偏惱最明時

北牆董羽水

萬疊雲濤墨海間天機地軸共回環悠然便有滄溟意況在靈鼇首冠山

馮家溪二首

穿竹尋溪到窮處一泓寒碧澹無情誰令巖竇有高下瀉作潺潺鳴玉聲

疊甃分渠激磑輪雪噴餘溜下通津莫辭滿掬雲端碧聊灑征夫纓上塵

哀江南

病魂招淂未渾全暝倚秋屏豈是禪一夢忽成霜蝶去草深三逕若為眠

鬼化斯文念賈生精神琱琢坐寒更一書草就兼衣卧恨煞東方不肯明

龍山戲馬賞秋光多少新詩入錦囊磨滅英雄豈勝數

千年依舊一花香

池蛙

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溟樂口作儀同鼓吹聲齊張狗兒將拜儀同口自作鼓吹聲

景文集卷二十三

景文集卷二十四

宋 宋祁 撰

七言絶句

和中丞晏尚書憶譙渦二首

㦖㦖行艫破練光提鞭舊岸接回塘使君幾作臨波醉猶使當時問葛彊

春波漫處尋他浦晚潦清時見故州使舸忽歸心賞罷

後來風浪但驚鷗

重陽不見菊

戲馬佳辰菊未黄有人惆悵獨持觴心知不作怱怱意故欲淩寒報早霜

蜀地秋高未擬寒翠苞如粒露華乾重陽已過君休恨留取金英晚節看

柳絮

萬縷金長暖絮縈雪乾雲困徧春城衝風力盡飛應怯

試與鴻毛較重輕

儒林

窮巷空傷老治經由來命薄是諸生正須盡力排黃老刺曻饞能得利兵

江上阻風

百尺危檣倚曙空古祠簫鼓隔丹楓誰將一隻仙人箭換作樵溪旦暮風

招希元奕

飽食南榮曝晝曦小星聯影入枯碁座賓只待王郎至
為判南風不競時

冒雨晚歸馬上口占

滿蓋繁聲結暝涼獨軀歸馬向閒坊驚塵暫息非無意
半作衝泥汚錦鄣

雜興

不學詩書君勿嗤人間情偽古難知第看陵麥青青句
盡是當年發冢詞

商君要術惟彊國孟子深心肯信書大抵空言是糟粕
斲輪甘苦定何如

讀桓伊傳

上前奏笛串奴髯自倚哀箏詠刺讒太傅一聞流涕久
使君于此信非凡

送次清明

漠漠輕花著早桐客甌餳粥對禺中遙知闕下頒新火
百炬青烟出漢宫

三月晦日送春

倏忽韶光第九旬無花何處覓殘春長繩萬尺非難具誰與天邊絆日輪

朱雲傳　柴韻語陽秋作詠漢史

朱游朱雲小字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

七夕

烏鵲橋頭羽葢移秋風長有隔年期七襄終日難成報

不是星娥織作遲

庠局觀書偶呈同舍

蠹簡時披落暗塵畫牕風冷冰蟾津不須長嘆夫差事恐有鄰房儳和人

和人禁中作

前殿寵童畫鼓賖對論兵食近袍紗此時刻意言頗牧不為雲中首級差（來詩云可能頗牧不重生）

題北郭巨然山水

鈿點峯頭矗太虚遠帆遥岸水平鋪不知真到雲波上得似工毫可愛無

叢祠樹木尤岑蔚

祠憑恠神樹不伐樹得岑陰神託威鄉人奠酒女巫醉祠樹不知誰是非

西壁畫松

數株森立寫皴堅霜骨鱗膚千萬年秦帝從官徒自苦取封不及大夫賢

對菊有感

吹菊佳辰念物華顏生不飯重咨嗟故園舊種猶存否露損風搖著幾花

淮山

不見當年叢桂枝空山蒼崒但霞霏眼看春草萋萋徧身是王孫未得歸

答道卿舍人桐竹之嘲

桐竹連雲阿閣西脩篁濃葉蔽璇題本來鸑鷟排翔地

正恐羈禽不借栖

竹

除地牆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于酒人種樹家以五月十三日為醉竹日移之多盛茂

擬西出陽關無故人

雨中柳色醉中迷上馬彎弓散馬蹄陽關門外故人遠獨有殘陽相伴西

人日

綵勝香羹樂上春我懷前事悵佳辰瞿曇尚笑浮生假況鏤黃金假作人

早秋二絶

斜規脈脈霞底去早凉蕭蕭林際歸年華揺落適誰怨伯樂燕子東西飛

離騷何苦怨鶗鴂鶗鴂本因揺落鳴寒蟬驚鶴亦無謂要是愁人聞自驚

驚烏

遠夢回時路已迷 三更霜月倚樓西 驚烏有底無窮恨

取向琴中作夜啼

柏樹

昔記孤根百仞溪 何年移植對芳蹊 雲巖烈麝相思久

悵望清香未滿臍

翠柏童然雜蔦間 簿書餘暇獨來看 不須更共春葩競

留取青青待歲寒

木芙蓉

寒園蕭蕭雨氣收斂房障葉似凝愁情知邉地霜風惡不肯將花剩占秋

晚春

露花裊裊開還徧風絮飛飛去不休春解無情春亦老欲將寥落與誰愁

房陵舊第

謫去房陵席尚温回看壯第已消魂當時賀厦翩翩者今日張羅不過門

蘆

裊娜脩莖青玉攢鳧翁濯罷翠痕乾湘君直寄江湖樂要作風汀雨瀨看

我慙散質山中養君結孤根江上來相對中園兩無用荪蘆何處有竒才

溪蘆得種庭軒下翠色雖新野色銷要待九秋風雨後冷梢危葉作蕭蕭

過玉蓮湯

平日宫中賜浴時玉蓮香目湧華漪錦晃繡鴈今安在
汩汩餘湯自入池

出野觀農二首

杏蕊蒿芽正及春風烟萬頃縹陂匀果然莊腹三飧飽
悒悒深耕不顧人

炊釀中林烟火遲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盛陽膏動
正是陳根可拔時

過摩訶池二首

十頃隋家舊鑿池池平樹盡但回隄清塵滿道君知否半是當年濁水泥

池邉不見帛闌船麥隴連雲樹繞天百歲興衰已如此爭教東海不為田

危語

奔車下山朽索轡倒行垂踵臨無地碁子十二卵相壘手探驪珠觸龍睡

樂府

花外超超百尺樓碧簾深下綠條鈎石城何似盧家好
曲裏分明兩莫愁
次望喜驛始見嘉陵江得予友天章張文裕西使
日詠嘉陵江詩刻于館壁有感别之歎予因戲答
二章他日見文裕以為一笑
江流東去各西行江水無情客有情此地懷歸心自苦
不應空枉夜灘聲
東流江水鴨頭春南隔高原背驛塵便使灘聲能怨别

此愁不獨北歸人

入蜀

劍峯重疊抱巴天從昔奸雄竊慨然白腹黄牛餘讖歌
漢家尋用五銖錢

除夕作

四十九年今日到來驩往戚是歟非牀頭周易有深意
自此恐須三絶韋

夜分不寐二首

晴釭紅花久未落耿耿秋思饒端倪傾荷破月共天寓

女子墻高烏夜啼

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愁人底事最堪恨

絡緯啼時無婦驚

御愛山

翠嶂奔騰一氣閒六飛留賞暫怡顏君王草草非真愛

心愧東方檢玉山

詠史

一馬浮江擁瑞圖青規羣彥掎長裾本緣獻替居門下不為江蝦與鱟魚

偶記洛下舊遊

洛陽三月見梨花遥認清香識鈿車今日風光兩無賴莫愁應已嫁盧家

虛名

身外虛名莫妄求强鬬事事判悠悠試看雲將三年役止博鴻濛一棹頭

早春近野

紫苞如紐綴楡繁春意愔愔徧近原霧嶺浮烟含縹翠泮渠新溜變清渾

題朱四郊墅

菌閣平窺倚杵天綺塍鱗隰逗春泉誰將六國黃金印擬換東周二頃田

呈成上人

佛國天花兩送春歲因何意重相親勞師且置彌天論

鑒齒今纔敵半人

熊上人見過談理頗未得盡憶王侍郎共加研討

柱杖蕭然陋廡開茗花熬緑淺浮杯清言未到忘言處

正待裴家驛騎來

讀巷伯章

孤節區區是愛君危言未達已危身豺牙虎爪銛于劍

不為詩人食譖人

野路見棠梨紅葉為斜日所照尤可愛

葉葉棠梨戰野風滿枝哀意為秋紅無人解賞如丹意
拋在荒城斜照中

小荷

踏溪分藕養新荷鈿蓋斜臨瑟瑟波自是天姿不汙著
水深泥濁奈君何

月桂

月面鋪冰不受塵緣何老桂托輪囷吳生斫鈌西河斧
無奈婆娑又滿輪

晏寢

栩栩莊園夢正酣曙霞分色照東南閑門更費當閽報已是嵇康一不堪

小池

細谿沙渠逗曲池碧潯餘潤漬螾衣風休浪静如圓鑑時有文禽照影飛

雪裏尋梅

雪裏逢梅近臘時梅姿雪態兩相宜羨君此處留清賞

看徧溪頭南北枝

戲答天休元夜天休移簡云溥暮即還家緇老書酌酸酒以自娛耳

老書堆几寧堪讀酸酒盈樽不用賒料得君非貪九錫短轅長柄趣還家

紅蓼

花穗迎秋結晚紅園林清淡更西風纖條盡日差差影時落釣璜溪水中

泛渦水二首

川上輕風正滿旗幽情不憚進舟遲蘭橈過後汀洄合
卻見鷺鷗自下時

漠漠新茸上渚蒲日痕波態共涵虛無人解作江南曲
荷底田田自戲魚

除夕

一杯芳酒夜分天萬慮勞勞耿不眠明日新春到何處
菱花影裏二毛邊

望仙亭北軒晚思

北顧吾廬安在哉天涯望眼到天回碧雲向晚無情合
思殺離人未肯開
中秋夜不見月二首
天上浮雲不肯歸憑軒坐惜桂華西一年此夕無窮恨
只是城鴉得穩棲
萬里重雲晦玉輪兔孤蟾遠託霄垠世間未必皆同恨
亦有居心不淨人
秋塘敗荷
去時荷出小如錢歸見荷枯意悯然秋後漸稀霜後少

白頭黄葉兩相憐
東亭
櫺檻餘涼日未斜海天相合碧無涯樵風不動檣烏靜
時見孤雲伴落霞
溪上
杖策溪邊興盡歸片雲何事逐人飛飄然自是無心物
欲去還來上客衣

秋園見蝶
撲粉曾過宋玉墻一身生計託流芳不須身結東風怨
秋菊春蘭各有香
送葉蘇州
卧錦蒼花飄夕棹兩吳芳樹隱春旗為尋劉白高吟地
酒熟螯香左右持
濠上
惠非蒙吏吏非魚濠上全知魚樂無春山未深魚易樂

要須真樂是江湖
對獵
黄山横鶩曉成圍後騎蕭蕭萬弩隨當路豺狼宜一發
不須回首問狐狸
九日食餻
颸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
虚負詩家一代豪
黄葵

黄葵貴麗不夭饒一朶新晴松下高還似邇英臨讌座
曈曨曉日照天袍

山礬花

故鄉寒食荼蘼發百合香濃邸舍深漂泊江南春過盡
山礬仿佛慰人心

九日憑高有感

把酒憑高念歲華此身流滯屬天涯故園叢菊無人賞
露壓風溪只自花

春帖子詞

皇帝閤十二首

東郊迎氣罷暖信入嚴宸暫遣星杓轉令知天下春

瑞福隨春到穰穰正似山君王寛大詔自此徧人間

穀管灰飛盡金壺刻漏長歡情與和氣并入萬年觴

日華初麗上林天殿裏春花百種鮮驅出餘寒還故臘

收回和氣作新年

望春臺下春先到獵獵青旂倚漢宮水自北涯生暖溜

花從東面受和風

蒼龍東闕轉春旂綷羽林梢最早知青帝同風還習習

黄人捧日故遲遲

春風長樂地春伏大明天春酒皆千日春枝即萬年

陽和今日到景物一時新陛下南山壽長迎千萬春

天上春先徧世間人未知黄金妝柳懸紅密點花枝

水暖蛟冰解灰飛鳳管和陽春與皇澤併付女吏歌

天矯蒼龍引翠旌君王暫報出郊迎勾芒一夜催春到

萬户千門歌吹聲

宜春苑裏報春回寶勝繒花百種催瑞羽閼閼遷木早神魚潑潑上冰來

皇后閣十首

青郊迎淑氣華闕報芳辰瑞木梢梢變珍禽哢哢新

春前已歳換歳後始春來綵燕隨宜帖繒花鬬巧開

曉天春氣凈融融飛入天關第九重靈沼水生初報鴈蓬萊雲暖即從龍

宮裏春花纔灼灼殿前春仗已峩峩東風盡解天池凍不及君王慶澤多

誰道春從何處來只從金闕徧瑶臺蒼龍便入時巡仗玉液還飛行慶杯

嘉祐隨年至皇恩共氣和水痕冰處動烟思柳前多

曉佩摇蒼玉晨旂亞翠斿新年好春色今日滿皇州

暖碧浮天面遲紅上日華寶幡雙帖燕綵樹對纒花

迎春寶勝揷釵梁拂鈿裁金鬬巧妝上作君王萬年字

要知長奉白雲觴

雙闕鮮雲抱日光朝來春意已昌昌先從太液催波緑後到靈和報柳黄

夫人閤十首

雪罷雲初暖天和日便遲玉樓新燕子祺下記來時

春從何處生先覺滿瑶京冰解魚鱗散雲飛鶴態成

春天麗春旭春酒獻春盃樹待珊瑚闘花須羯鼓催

銀闕崔嵬對未央春來始覺好年光風生禁苑無窮麗

日向仙壺一倍長

東郊移仗曉迎春已覺輕寒不著人天瑞穰穰君澤美

併教和氣助佳辰

春闕風光麗春城歌吹喧璚蘇獻春酒金薄鏤春旛

瑞歷歲惟新物華春可愛雪盡林弄姿氷銷水生態

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觴獻壽觴寰海歡心共萌達

皇家慶祚與天長

日照觚稜萬户春細風輕霧淡嘉辰一番宫柳黄烟重

百種盤蔬紫甲新

玉管輕羅和氣動土牛青幘報祠歸仙盥取露朝和藥

舞殿裁雲暝作衣

余在北門時每立春必前索宮中春詞十餘解今

逢兹日塊坐州閣追懐舊題續作六章

漠漠春從天際來春旂已在望春臺寒銷嶺上容梅落

暖拂江南放鴈回

清曉東郊轉翠輿蒼龍驅煖入儲胥便回天上陽和氣

散作人間寛大書
星杓夜壓禁城東葭數晨飛玉管中撲撲烟花千戸燦
嘈嘈歌吹九門風
漢宮節物重年華寶勝迎春綽綽斜不待東風吹煦力
剪刀催出上林花
故歲猶長新歲晚東君破臘便囘春花枝稍稍暗紅上
已覺輕寒不著人
樓角紅陽上翠旗釵頭新燕一雙飛天將美景催行樂

剪盡春雲作舞衣



景文集卷二十四

景文集卷二十五

宋 宋祁 撰

## 奏疏

### 詆五代篇

臣聞王者握命紀操斗憲題期立象中天稱號必有積德之祐上凝霄極不謀之言下謡人口或捍禦大患甚享其樂或勤勞累世后乃有興是故醲氣徯應則泄爲

曠瑞洪休震動則耿為烈光塞虖天淵施虖金石震如雷霆爍如日月所以神明其位鞏固其祚秉雲髙躋與天同貴大業既定垂世長久後世雖有僻王昏主猶得蒙業而安為此者非他君道得而本基固也臣草茅狂闇弗達大體不敢紬太古之事角無用之文竊怪土德之衰五代狎主何五代無道之短而先王有道之長也試迹其事儻見其端乎先王之興也咸有絶異之姿甚德之度聰文敫敏淵泉愽厚又有格天之佐恢其謀鷹

搦之旅輔其决尚或憔然中昃穆然深拱瞿然如弗克

葉然而自戒同寅協恭致虖治平五代則不然臣主不

肖婾為一切自謂縮取備物妄投天隙庸人蹶張者列

侯土中涓刀筆者建牙相材不逮古謀不經遠乃蔥蔥

然相與卧積薪之上倒太阿之柄操持失統斃踣不振

一夫大呼天下合而軋之矣先王之始王也以治易亂

以寛代虐人情莫不欲逸因以輕其勞人情莫不欲生

因以遂其死賞未始由情而僭罰未始為私而濫其改

制也使日就于正如行舟焉雖不截流漸靡而往其易俗也使歲安其敎如種樹焉雖未驟益有時而大是以四海洗心于更生之辰萬民翹首于整綱之會五代則不然覬覺以動乘時併起桀詐桀亂濟亂拯人于溺而水益深救人于焚而火益熱収聚不逞裒合失職之徒以為謀主剽刼民屋略奪金珤之聚以悅武士刈民之命若草菅然視邦之易若置棊然大欲得矣終不知嬰廉愧反仁誼程天下之豪草馬上之治徒乃戮無罪以

威下爵匪人以悦衆將軍奥乳都尉爛冐民不見德惟亂是開故下利其亡上階其亂雖勃然而興亦勃然而廢古之王者皆父事天母事地子育人明德恤祀祈天永命以垂無窮之烈五代則不然誣神没禮或不郊見禨祥雜揉不可方物童山斬木空虛地藏殺人盈野流血漂櫓是以父含隕蝕之怒絶其命母馮震陷之威告其變子乗捐瘠之亂挺其亡不過一傳再傳陵遲罔紹矣古之王者改姓易統咸有以損益其政故夏之敝以

野商人救之以忠商之敝以鬼周人救之以文故前車已覆而後鑾改御彼琴不調而比瑟更解五代則不然自唐家失御藩帥迭侮朝疏封寵夕希姑息甚者自裨校而下徧置私人招来亡命隷于牙帳因國府庫煽其異圖鳥聲獸心陰相鳴召緩且慠法急則稱兵否乃熾山封水與民爭利方駕無兩輸貨無厭靦面罔極鈔食求飽孰知有伏節之誼死綏之守者哉及罪盈情得仰藥伏刃尸元横分噍類滅絶矣五代親罹其難終不知

損權柄塞觖望平鐫其邪心漸出于公路以謂勢之適然七貝甚矣自五代去雄即汴建為都邑北據大河西掩函谷東漕淮泗南馳陳蔡皆天下勁兵處也地形便利鎧馬犀勇五代不乘時角力削平天下犁其庭掃其閭斬去不義諸侯以虛其國方且徧舞樂禍沐猴而冠遂使僞劉孽李么麼數子限長江捿阸塞闚髙岸踰短垣倔強跳梁坐飾邊幅以黑子之地與中國抗衡臣有以知五代之無能為也乃炕龍絶氣非命之運故天殃

已加矣臣昧死臣聞夫吐珠于澤人誰不含集烏之屋
理無妄止是故太祖秉五精之運契三神之矓起而有
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所以無敵也且太祖以夏禹之
敏成湯之武文王之小心漢高之大度又荷上真之眷
付畀四海熊虎貔藻之師效其力負鼎前箸之臣贊其
務受命之後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南取吳西取蜀荆湘
閩越以次誅剪靈旗所指黃鉞所下若震聲蜚響雲撤
席卷日出海隅罔不砥屬輿櫬銜璧赦而不誅者㛠然

成行悍將驍帥驕而弗制者旋正其法萬邦止景羣饕
檢情剗其戾文蠲其苛制重惜府庫弗崇宫室軍雖數
出民不加賦是時少府水衡見錢多矣而又法明令具
吏知所守與天下更始者大功數十臣所不能盡道夫
不鍾大亂之剗無以啓至聖不當弗友之壞無以建明
德秦刑塗地炎漢繼之厥或享國四百年隋酷稽天黄
唐受之厥或享國三百年五代殘殺我朝承之斬除亂
徒肇立人紀卜世垂祚與天無窮此上帝所以重景命

與聖人之厚也詩云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五代有焉

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我朝有焉雖區區唐漢不得

竝日而語矣

贊曰朱石不君漢周亂倫殄我龢氣煽為妖氛地厭流

血天蒙戰塵長蛇薦食險鹿横奔六國弱姬三户亡秦

皇矣上帝哀此勞人戮絶亂命光啓聖真

選郡牧篇

昔王嘉之言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

傾乃能使下臣嘗以嘉為知言夫王者靖居九重之中獨運大鈞之上雖有㥜然愛利之意下無由知雖有曠然寛大之令民無由曉故臨遣二千石以鎮郡國使其諭上之意以撫下細下之情以聞上上下之際沛然無壅此刺史所以與國休戚天子所以授任蒙成之意也宣帝曰與我共此惟良二千石乎故授受之間不得不慎國家茂稽天秩祗建王僚諮循吏以作民師進正臣而端治表畨休遞上以仁佐賢振振焉鷺羽之集西雝

孑孑焉旟干之紕良馬可謂得人為盛當事立功然而政不加乎訟不進理罪󠄂罟逾密淳源寖漓其一端殆二千石責任之不至也請試言之自太宗右文真皇執競陛下以光華重協清和有聲奮揚乾剛總擥天綍戎索不警方内乂安邊吏耳不聞檀車之聲齊民目不睹羸糧之役四十年矣故所倚于二千石者特皆簿領之期會獄犴之文致無益之細政不急之常務積習成俶以為二千石之職適如是耳故所任之意愈薄所假之權

益輕或數月輒遷或朞年罷去送迎新故既已騷然斷盜詆欺寖亦隨發且又敦薄叅進廉鄙竝塗非有法度可循條教可紀也雖詔制凝密法網周設適足使中才懐疑内顧下才畏罪求免懐疑既功無必成求免亦無所不至矣授受若是國何賴焉臣願一二以條其失臣聞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何也上下有級則勢不陵表率素定則人知信伏見今列郡四百皆雜取朝著以充守尉不課名實不覈賢愚第以久次一切署

遣雖文敏爾給不絶于位而瘐篤貪冒相斷以多是使泥滓久濁清流稂莠寖害良稼臣故曰所任之意愈薄意薄則官賤矣所假之權益輕權輕則器卑矣威權既奪而欲使人臨難伏節義不内顧不可得也古者重名與器非為以虚尊加之欲一民之歸繫民之志而後可使也夫上有常貴則觖望易裁下無偷令則善化日聳習安其教中道若性故使之忘勞悦之忘死蹈白刃赴滄海不辭也其恵之有素治之既定今則不然賢不肖

魚貫悉材諸位名姓狀貌未簡上心循言治行弗允清議直使之模表千里宣贊五教其路亡繇也夫生齒日盛關寓日廣而不講禮誼以示之崇軌物以納之慎官司以式之欲望龔黃之政術召杜之治最没世不可見也且水旱天所代有兵革邦之常備假一有緩急則經度財賦倚辦于郡國也安静方畧藉威于守尉也背邪趣正勞而不怨繫之于廉恥張而風俗厚也三者治之大而二千石為之本豈不重乎又況風流化汙政垢令

翫人不鬻誼家無完行秉偷薄之意待不擇之官持益輭之權化已激之俗臣不見其易也陶唐三考黜陟則九歲矣天道五年大備則再閏矣漢家勵精政道而苦守令之數易其治入高等皆賜金增秩以慰厚其意由是而談郡守之屢遷亟罷古所弗取平津侯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自謂期年而化尚竊遲之臣以平津虛為勝談以邀誤賞可矣非極摯之論也治民之意異于是焉先威以制其情後教以定其志信浹

肌膚思淪骨髓然後示之君臣之義父子之節曠然一變導之正路不數十年民亦不信金石曲木無情之物一化不變故易制焉民者生之靈也教者民之紀也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憚其慮始必怠樂其既成則安故曰難艱之業當累日也臣願國家與大臣試圖其事遴揀守尉必得其人辭去之日缺半日之間賜前席之問陰察其言退攷其行練覈得實矣然後久歲月以效之必誅賞以信之其治理轉聞課品尤異者賜金增秩略循

漢家故事公卿空乏以次升用悉罷朞年數月之命不專當務細政之責使其禮讓興于民淩慢之心絶矣賢才安于官苟且之心塞矣萬一邊埸有重鎮之警吠晦有二𤦼之困則斯人惟上所命順指如意豈不快哉

贊曰良二千石教化是職獎出輕授理與慎擇千里模表十行方國天子是毗吾民滋殖

本風俗篇

夫民聰明精粹內函五常之謂性剛柔緩急外繫四方

之謂風好惡舍取悦隨上教之謂俗聖人知俗之易失故建之以師表壹之乎中和尊尊以示恭親親以教愛悌幼以訓慈先長以興讓示義以尚忠嚴刑以威亂然後可與適治平之路興愷悌之源故紫服長纓潛移二國廣眉匹帛爭尚四方水任盂圓草逐風偃傳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惟陛下體乾之粹縱天之能堯言成典禹身為度堲讒説放壬人重力田憫庶獄恤祀事愛民力定心而物自服三年而言乃驩即位已來未聞有

弋獵之娛聲色之迩也每方蜡遺沴毛澤徵愆則必瞿然克躬怛然振乏逮鰥寡恊孤終率人以仁摩民以義禮注其耳目樂淪于骨髓所以訓齊天下之理甚備然而道化猶鬱俗態尚陵其故何也殆郡縣之官類多俗吏因陋就寡拘文牽義未能弘揚陛下之本意曉之于民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長民乏不二之懿比屋無可封之期父子德色于耰鉏鴟鴞惡音于桑黮齊民輕徙異物屢遷故臣前已言郡守擇任之不精乃

令復見縣令授受之失實也臣聞古人有言郡守縣令
民之師帥師帥不賢主德不宣且陛下所與治斯民無
愁歎之聲驅一世于仁壽之域欲安責乎上宜倚于州
下宜委于縣是縣令郡守與王者分挈教民權也今之
縣令職厮禄薄與匹庶無異非才能駑頓即齒髪耄耋
力事上官應塞詰責之不暇何與論繩墨之外語教化
之原哉此不稱陛下之治一也就使豪英之士薰白之
人欲陵行樹風作為條教懐誠秉義告之詁言而盗憎

主人更見指目權輕不足自鎮民蕩因以忘反故四維張而不具皇極建而未協此不稱陛下之治二也禮以防欲樂以和情政以正名刑以禁暴四者相須而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今之吏治一切以法驅之婾合苟安日閱而已非有長幼之序和樂之節廉愧之砥孝弟之行以漸化之也是以風尚頹替姦僞波煽棄禮者無畏犯義者不刑上下相敺以多自證此不稱陛下之治三也自文考鬻學髦士聚朝廟堂謀謨朝夕獻納詔令

所下皆際天人之分據古今之誼兩漢深訓五典常道而縣吏膚淺類不能曉而欲使下情無壅大教胥洽人人感知上意不可得矣此不稱陛下之治四也由是天秩久紊邦教彌翦賢者恥其冗則不事以為高愚者甘其疲則厚斂以自慰孰肯為陛下懇懇于收養孜孜于教導哉臣以為當今之宜莫如按舊章定新制悉取朝著使典民社厚其祿以責其廉醲其賞以規其效百里之内有能興儒術闢汙萊明論詔恩勤恤民疲順孫孝

子曰以衆多者為髙第逮捕盜賊擊摶豪強租更先期獄訟無濫操切下吏文符如流者為中第因循故常無所澄正不能興譽亦無用咎者為下又重選良二千石使互相帖領數年之後上計大比且觀其能三第中者擢于衆而選之不中者罰其劣而遣之益儲時才以待官乏陛下于此炳焉興三代之化巍乎建千載之問使術有序黨有庠歲時以鄉飲酒禮而綴其驩時時須牛酒以勞力田孝弟恤鰥寡問髙年建為成規授以方國

上有龔黃之守以承藝極下有蒲密之令以勤宣布出令若流水傳命如置郵陛下高拱以取尊名不勞而定大計推放四海而準四維泰山而安風俗敦龐猶家至日見威神振疊若雷聲淵默掃除五代之跡而悉去之瀟勺他睗平鑴粃政化業一定千百載咀馨實挹清名者歌吟不絶寧與勞心于內無成功于外者竝日而語哉臣故曰俗失由于官邪郡守是已官邪由于任輕縣令是已以犬馬畜之彼將犬馬自為也以臧獲耕之彼

將滅裂報我也君以民為本民以吏為師民不知教則國本易搖吏不奉承則君命幾辱且不材之士自知為清議所去甘心處賤忘懷廉恥欲使之撫民屋興化條不為國取侮者無幾矣

贊曰震驚百里王法是擬建爾縣公凝我民紀官者寖輕治聲没振不念牛刀遂傷獸錦

絶禁忌篇

臣聞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以言為諱最

國之患也昔姚虞能聳其德以被四表禹戒之曰無若丹朱成王克勤其身以膺天下周公戒之曰無若王紂此兩人者非不知二后睿聖之親事也非益君之美而不稱也非邀忠之名以取髙也以為神器之重元首之尊必推之大哀乃可與言盛必懼之將亡乃可與圖存故夫臨層崖不測之深雖勇者知畏足九京空墟之上雖昧者知哀舉危亡絶滅之世雖上聖或懼是以舜成王知若言之可以發憤治體切而不愧也禹周公知至

訓之可以鞏固後葉發而不疑也古者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百工獻藝位宁有典倚几有誎瞽御有箴史不失書矇不失誦近獻其謀遠達其聰神明不遺而德被天下也秦暴漢雜禁忌始興誹謗坐誅妖言有法宣帝中興之賢主寬饒以五帝之刻屍橫都市章帝東遷之長者梁鴻以五噫之刺身竄海嶠是時綱目已密而言路未榛故劉向引驪山以喻成蔡邕指七國以諷桓轉移大謀多所毗益當時君上亦不拘忌

為急故文帝之詔曰不敏無明久臨天下朕甚自愧明帝之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又反支日許上章奏斯亦罪己克躬之明效故功成當世名昭萬代不為諂子啞也且夫諱亂無益于治而諍臣為之杜口文惡有害于善而佞人得以取容始皇推一至萬胡亥惡言盜賊不能救已危之基宋明給三百年期改騧避禍不能損速顛之運由是而言則小數禁忌之不足任亦已明矣故善君人者曠然深鑒其失忻然樂聞其過謀及

饔食擇于狂夫謂天命難諶則勤勤不寐以趣太平之路謂人心惟危則栗栗如履以據大安之勢不諱靡興不隱過失則天下無遺慮人臣無伏言此五帝三王所以克荷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道也

孝治篇

臣聞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有子母相養之道焉火之在氣也烝煥溫厚萬寶以蕃在精也宣揚發暢羣幽爭附故謂之孝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聖人因天

之明儀物之則所以鎮天下國家凝百度之體者非孝
無以用之伏惟我朝炎靈儲暉赤制改物得天正統爲
人元首故感帝所稟繼世尤盛自太祖躬武節對天下
太宗右文誼興邦教眞宗建天封垂大章萬歲之後皆
以至孝冠乎大號陛下躬萬國之籍鑑三綱之嚴上承
東朝顏色之養追嗣文王適駿之烈重華之德斯協三
年之言乃驪再駕至陽位躬接上帝仍歲侑清廟祇薦
徽色所以助宣火德勤服孝治之道可謂備矣然而禮

當行者頗或未舉政宜革者尚憚更張是以善物類陵
夷俗澆弛故臣願爲陛下一數于前臣誠至迂未許所
言必當猶兾不隱下情極上報之節臣伏見漢家取士
有孝廉之科以抗方正茂才之選下詔有孝悌之目以
偕力田鰥寡之賜是時人得禄仕咸矜節尚言值模楷
行觸規矱以化鄉黨者不可勝計乃至名臣輩出節士
相望退修之家進刑于國飴變周原之堇黜革泮林之
鴞漢家得人在兹數路今四海之富億姓之醜士不以

廉舉家不以孝聞蚩氓無知流俗忘返以為孝愛之道可得而廢殆非克稱陛下助宣火德之意也今胡不揭為科第以勸其來峻之刑章以禁其弊踞砥石磨天下之鈍振大本觀百枝之揺其誰不㒓行樹悖以企旌車之招矣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無廟祭于室而已蓋不踰牲寢不踰廟燕不踰祭所以盡誠信交神明怵惕悽愴志意嘆息洞洞屬屬而如將見之所以敎人思其親示有先也洎唐家有國大

臣猶得立廟于京師五代相殘其禮遂廢朝家受命猶循舊章禮雖上建型不及物夫大臣國之四體民之具瞻而使亡其等威下與人同祭室之禮殆非邦家之寵也今縱未能惇崇古制猶當斟酌近禮而用之自臺省大臣咸許立廟于私第祿微者祭近位髙者祭遠使四方之士震動其教深雪其心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昔之喪親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稍制其禮夏氏以塈商人以椁周家以翣姬旦以祔洛于雷飯于牖

小斂于戶大斂于階祖于庭葬于墓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有若防者矣有若斧者矣自叔葉菲靡漸用火葬父母之重親舉而焚之衣冠委于煙埃骨肉燼于薪炭神靈去懼何痛如之昔楚敗吳師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焚之不可彼當紛擾之際尚憚其酷今乃禮義之族習以為常豈不為長太息哉傳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孝有傷足者憂律有殘尸者死況夫示遠之典全歸之體狳焰而滅與灰俱冷非

名方于傷足而惡等乎殘尸者哉今茲不制其防臣恐孝誼之風由茲微矣臣願朝家明著律令風諭天下絕其委巷之禮以全為子之恩亦以厭火德當神祇之心張國維一民俗之變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此物此志也

詆虛名篇

臣聞天下之譽有不虞而至天下之毀有無方而來古今之常患也惟聖人為能察之昔荀息晉國之柱礎獻

公之肱膂目女戎之內敗耳恭世之前死文恵以讒獲罪奚卓以孽代宗而息不能拂君邪心除國大蠹方且激忠亮之對貫生死之誓終輔二子不食其言是以為忠也臣謂之不然夫知其所事之謂忠得其所死之謂義苟荀息為忠則惡來死紂紛如死齊皆可以為忠矣尾生一介之賤夸三檕之誓水至不去抱梁而死是以為信也臣聞五常無體惟正為體所貴乎信者內與道接外與誠應也若尾生為信則復關上宮皆可以為信

矣此所謂不虞之譽也漢王嘉身備上宰忠正王室疾佞幸之盤互爭大誼而摩切破壞姦黨動寤上心遭主不明仆死牢檻何武都上公之重跱廣朝之表當哀帝即世王莽復用炎崑之焰雖始稽天之浸尚微武與公孫祿創外戚之厲階懼帝劉之孤弱國任端士柄持大政謀雖不臧誼亦無愧而班固以為一貫鄭江河用沒其身是以為貶也若嘉武以喪生為貶則孔光褚淵覥面全生皆可以為賢矣齊管仲相蕞爾之國膺蕩然之

運然而内寓軍令遂尊王室諸侯震動四夷賓輯存亡
繼絶首乎五霸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所謂為臣之
極摯建功于當年而孟軻恥于願為曽西慚于見比揚
子雲亦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比晏嬰夷吾是以謂
之霸也夫言有累刻無髙而不躋事有算實居然而挺
效賢者遭遇異世亦功名殊軌必待堯舜之主此言志
士終無時也若夷吾以立功為羞則迂闊投閑皆可為
王者之佐矣此謂無方之毀也昔君子于春秋求名而

亡欲益而彰非斯文之監乎





景文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景文集卷二十六

宋　宋祁　撰

奏疏

論以尺定律　案宋史樂志言鍾律不調在景祐元年祁時直史館遷太常博士

臣聞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得黍不真尺固不定定尺無準律亦自差而望聲調是南舟泝燕北轅走越愈亟愈遠也故尺短則律從而短尺長則

律從而長短者聲清益上長者聲濁益下清濁不得其中而至樂遹矣古者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為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黄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為黄鍾之宫然後制十二律以上下求而聽鳳鳴司馬遷黄鍾之律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七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寸七分之三應鍾四寸三分之二班固司馬彪説黄鍾長九寸聲最濁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强聲最清蔡邕鄭康成杜夔荀勗等所

論尺有增損而黄鍾之宫要以九寸為定始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乃部署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律調叶聲韻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塚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勗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為精密唯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故也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

合遂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朂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朂立千載之下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合聲韻又諧亦可謂密切而有證也而時人掘地之一尺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也隋時始用木尺律而定律呂鑄壞前代金石以息物議惜其制度文議沒于江都無聞焉耳是時尺有十五等一周尺二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

尺十東後魏尺十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尺第十三萬寶常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朝俗間尺後周氏達奚震等議獨以鐵尺為允即十二宋氏尺也其說曰令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黄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黄鍾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畧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殊地

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字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非是會古實龠之外裁剩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黄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未及詳定會高祖受命而止唐貞觀中又詔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于樂署至武延秀為太常卿用為奇玩以律與玉尺玉斗舛合獻焉開元中

將考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敕唯以銅管付太常亡其九管國朝金石傳自周代世宗常詔王朴累黍定尺以為律管管既不便作準之尺寸于今具在而當時實録不論秬黍未知何用即加𠞰定且五代離亂古器蕩然雖欲制作靡所緣傍時無神瞽孰敢取中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工乎音者不能言義工乎書者不能察聲信乎音聲之難不可以言曉者也故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之而無師方今去聖既遠知音又寡但取朴

準調叶八音屬者太常臣燕肅以律準尺之三分欲為
十二律管而黄鍾九寸遂不得聲更廣空道乃與律應
雖管内均厚未悉如法然深疑令尺比古差短太常鍾
石遂及于清流至法部轉用高急臣以為宜求索上黨
秬黍如達奚震之言選其精圓累定寸尺求管得管求
聲得聲以所管之聲合周時之準苟高下符會清濁無
差即可遂為定法頒布方國足以示陛下同律度量衡
之制脱有與準未合即乞募知音别用新管參考中聲

檢攝羣音制定雅樂庶乎正歷代之謬紕亦何憚焉

禮院議祖宗配侑 案仁宗本紀係景祐二年祁還太常同知禮儀院時上歷代名臣奏議作皇祐二年誤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尊之禮有所未稱明

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據懿鑠闡孫謀將以貽合靈心書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爕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蕭淮海之昧東拔吳與右困蜀壘湘楚閩越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邇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功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

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紹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恭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肅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

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裁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于升侑上帝裒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

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例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偕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地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

前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

罄惟聖心裁鑒

奏乞減編磬事（案以下諸疏當在景祐三年命官校太常鍾律之時）

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鍾所李照狀為乞減編鍾十六為十二事狀後批奉聖旨送修撰樂書馮某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本乎律呂播為音均用在極和要歸協雅而短長清濁還相損益諸儒駕說各自名家援據經師資為辨博較其實至孰有定論昔

伶倫命律初無配類后夔典樂惟取克諧究理益深後人滋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獨執于一方金石設縣屢易其數目鎛縣十二以至編縣二十四蓋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歷代相沿遂多創述若絃聲一倍以至于五十律聲一倍以至于三倍或減半以為得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典應和為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辨不足以備問對擊考之度第循其故獨何曉于是非周朝樞密使王朴常造準以考聲律太常竇儼和峴亦經叅校論者以

為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莫傳其業今止以照素識音律使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鍾齊務要和聲察其用心良亦精審且又請改編鍾十二以為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嫺習周官或乃失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況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若並采衆說則有會禮聚訟之煩若遽更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考視圖載皆有趣義願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論太樂置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鼗

臣按周大司樂之職雷鼓雷鼗奏於圜丘以祀天也靈鼓靈鼗奏於方丘以祀地也路鼓路鼗奏於宗廟以格祖也歷代用焉著為樂令然則小鼓為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嫌也國朝崇薦郊廟但設各鼓於樂縣之内備而不擊夫有鼓無鼗於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葢上襲五代抗敝失傳有司持循罔暇論討臣以為可詔本署稽舊典訪遺法作為三鼗以備大樂祭祀之際其鼓若鼗皆使縣工播而擊之用諧音節如此

則器備禮完神祇来格矣舊說鞉者如鼓而小以木貫中作柄雷鞉柄各四枚為八面靈鞉柄各三枚為六面路鞉柄各二枚為四面旁以結皮為耳摇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掌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鞉右手擊鼓云

論太樂署有舂牘之名而無舂牘之器

臣觀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革部中著舂牘其說曰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推以作祴樂賔醉而出奏祴夏

以三器築地為之節三器謂牘及應相也明不失禮也大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漆畫之以兩手築地今並於宮縣舞樂中用臣比徧問樂工言初無此器及責其樂器之籍則明著舂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工於今多在詰其所以乃云恐宗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誤著於樂纂耳臣謹采三禮圖所畫舂牘之狀大畧可曉然檢覈著令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鼗鐸錞鐃相雅干戚籥翟等器不著舂牘則知後人

設采古名以為空說矣

論竽及巢笙和笙

臣奉詔與太常臣燕肅等圖畫太常樂器以備程覽至匏部有竽及巢笙和笙共三種按舊說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宫管在中形參差像鳳翼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據太樂諸工以竽巢和三種併為一器皆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但以宫管移從左右用為小異其巢和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奏定二義管悉貫匏中

今為十九管臣曾索于樂署得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乃古竽也其長四尺有餘三十六管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為鳳飾其空悉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祕而存之為無用之器臣以為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竽以合正聲革易當今署工所用淺俗愆濫之器勿令亂雅并按竽以合正聲悉還舊製傳曰放鄭聲謂此物也

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

臣按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又别使工人執旌居前次執鼗次執鐸次執錞次執鐃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各分行夾引至樂作舞入則自鼗而下咸振作之舞工定位而止及舞將退又振作之舞工畢出而止臣竊詳鼗鐸之設義不虛生葢舊史禮經但舉其凡不言其細故輩出旅進無有先後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夫錞于鐃鐸

在周鼓人四金之奏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得以軍器參焉是舞之容節導于鼗通于鐸和于錞止于鐃輔于相陔于雅義可見矣寧有導舞方始止鼓參焉止鼓既摇通鐸亂焉進退不倫終始無别臣雖不習故事竊以私意度之謂當舞入之時鼗鐸以先之錞以和之相以輔之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進行列築雅以陔步武各分左右與舞俱出其鼗鐸錞相皆停止而不作故司馬職曰鳴鐃且卻斯之謂矣如此則允協樂

意庶復舊職

郭正不應為嫁母持服狀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疎别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于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于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正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正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正一身

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令邊不幸而訃聞正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令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于王室此將同穴永非于郭偶而正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抗父而盡其禮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

有諸子臣詳求制㫖疑正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義有所斷聖人不專也况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鄭正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共規臣備禮官不敢寢嘿謹具狀奏聞

上三冗三費疏 案歴代名臣奏議係寳元元年祁權三司度支判官時上

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梟截申命將校警飭邊陲陛下日旰憂勤特軫調發內經聖慮旁咨羣謀臣誠不肖竊

用感憤以為勇夫扞外儒者計内合為威畧以行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大倉之三歲之儲南方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

何者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乃令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乏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宜降詔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遠為民勿復歲度今日以後州縣寺

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得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尩弱悉皆收配纔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縑數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筭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方且別給口券間望賜錢二端相率不便明甚陛下若敕天下廂軍令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援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

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令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得詔三班辨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以往門廕流外貢舉之色實制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内則省息俸

廩外則靜一浮華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于蠟蔬膏麪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注者旁緣利于欺攘奉行崇尚峻于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説臣愚以為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于天下介多福于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

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畧依本教以奉薫修開啟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帷幄謂之供養田産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競飾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于國國藏于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舍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敕州縣普令罷

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旅也公用之設或以勞衆而饗賓也今則不然罷黜大臣率叨使相安居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之資力為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為甚伏望陛下寶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三冗已去三費已節數年之内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

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錦綵金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為始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為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摇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鹽搉茗為戚戚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陛下裁赦其辜

景文集卷二十六